

泥土的馈赠

祁万强

从海东市乐都区中岭乡的山野田垄,回到纸墨飘香的新闻岗位,已有一年多时间了。四年驻村岁月,已化作职业生涯最温润、最厚重的底色。

那段扎根乡村、贴近群众、躬身实干的时光,不是一段过往,而是一场终身受益的淬炼。

四年光阴,朝暮穿梭于乡间小路,晨昏奔走在村落农家。听乡亲们唠家常、诉心愿、谈期盼;看山村四季更迭、烟火日常,亲历乡村一点一滴蜕变新生。

在田埂泥土的浸润中慢慢

褪去的是满腔书生气,取而代之的,是踏实沉稳的底气,是共情烟火的柔韧。

萧伯纳曾说:“明智的人让自己适应世界,不明智的人则坚持让世界适应自己。”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,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,就是学会改变自己。

所以,我一直相信好和坏是事情的两面性,既相互依存,也能相互转化。无论怎样境遇,或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做到了心地光明,转变了

生活姿态,也就能不伤心气馁、不怨天尤人,看见命运中最美的风景……

大山无言,却藏着最真切

的民生百态。

乡土无声,却孕育最动人

的人间温情。

四年驻村淬炼,让我褪去浮躁,沉淀心性,是我新闻路上最珍贵的修行。从此,我的笔墨里多了泥土的芬芳、群众的温度、生活的质感,懂得何为为民,何为坚守,何为担当。田间地头的见闻、农家院落的交谈、

乡村变迁的图景、群众真挚的笑脸……皆是我采写新闻、记录时代的动力与底气。

正是因为有了泥土的馈赠,让我对新闻工作有了淬炼的初心与热忱,继续奔走在青海大地的山河阡陌间,记录乡土变迁,书写民生温暖,传递时代心声。

当我们在工作的琐碎和生活的煎熬中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时,就会发现对待人生态度——所有的一切都会默默在琐碎中升温!

那些在甘德的岁月

杨尚燕

“我看到那些岁月如何奔驰,挨过了冬天,便迎来了春天”。看到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的这句话,似乎有一种精神上的暗通,我总想起儿时一些往事。

小学二年级前,作为留守儿童,我不太熟悉自己的父母。好像是因为我边看电视边写作业,回家探亲的父亲当场决定把我从外祖母家带走。

各种计划和哭闹没能让父亲心软,我还是被父母带走了。去的是苦寒之地——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。父亲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这里。无法想象他当初是如何在这里度过的,直到母亲也从西宁调到这里工作。母亲的到来,才让父亲的宿舍有了家的温暖。

母亲热爱生活,喜欢养

花。记得她养了两盆花:绣球和倒挂金钟。因气候原因,它们是不可能开花的,但母亲非常钟爱它们,不让我哥哥碰。

有一天学校上自然课,老师讲了制作植物标本的方法,还建议如家里有植物可以试着制作标本。时值深秋,甘德早是一片荒原,难觅一丝绿意,同学们觉得这是个无法完成的作业,但我很兴奋,脑海里浮现出那盆绣球碧绿的叶子……

回到家里,趁母亲还没有下班,我揪下来一片叶子,用胶水把叶片贴在本子上,旁边写上叶、茎等字样,植物标本很快就做好了:深绿色的叶片,叶柄挺直,简直是一棵微型的树。

睡觉前,打算再看一眼我的植物标本作业,结果被母亲

发现了,她语气温和地问我:“叶子是你摘的吗?”我小声回答:“叶子是自己掉下来的。”母亲听了笑着摸了摸我的头,让我早点睡。

第二天,我的植物标本作业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课堂展示。时隔不久,学校又组织了一次花草展览。母亲在那盆倒挂金钟四周插上几根细竹条,小心翼翼地用塑料布把它围起来。母亲再三叮嘱我路上注意别弄折了花枝……这盆花展览完安然无恙回到了家,我获得了花草展示一等奖……

有一年夏天母亲在屋后种白菜,搭了一个小小的塑料棚,白菜竟然奇迹般长出来了,只有小小的六七颗,周围邻居纷纷称奇。

记忆中甘德县的冬季特别

特别漫长,天地间白茫茫一片,没有边际,冰天雪地间人们无处可去,看到的最新报纸也是一个半月前的……夏季去捡蘑菇,走在山里,寂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,天高云阔,大朵大朵的云很有立体感,躺在草地上,可以看到头顶盘旋的鹰……

但那时的我心里始终充满了忧愁,想念外祖母和外祖父,想逃离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……

现在想来,母亲非常珍惜的两盆花和那几颗小小的白菜,是在苦寒之地的精神超越。我也渐渐明白:外物给予我们的是“半亩方塘”,而真正决定生活况味的却是个人于其中映出的“天光云影”,在物质极简之处,在远离人群的地方,精神反而开始生长。

待她如初恋

席窗烛

夕阳下,一个赤足男孩走在田埂上,捧着一本书埋首看着,突然一脚踩空,掉进稻田里,全身泥浆的他高举着书爬上田埂,看到书没被打湿,开心地笑了起来……这个男孩就是我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我在四川阆中朱镇乡新民村小学上学。从小爱看课外书的我因家庭贫寒,没钱买书,到处找人借书、蹭书看。

邻居家有位文学青年,他打工挣钱买了许多书,并在青海文学刊物《瀚海潮》发表了一首10行短诗。得知此事后,年幼的我也梦想着在《瀚海潮》发表作品,从此便如饥似渴如痴如醉囫圇吞枣地读书,读得多

了,就有所感触,心里痒痒时在作业本背面,仿写古诗、武侠小说。

小学四年级时,我的武侠小说习作获得语文老师的鼓励和肯定,并在课堂上念给大家听,这更加激发了我对写作的浓厚兴趣。

初中语文老师杜昌俊博学多才,颇有儒雅风度。初一上学期开学不久,杜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朗读了我的两篇习作,表扬我的文字功底不错,让我很是暗暗得意了几天。

1987年秋天,阆中文联一位瘦小精干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学校,激情洋溢地给师生宣

讲文学,希望大家踊跃给阆中文联刊物《阆苑》投稿。我花了三天时间,写了一篇约五千字

的小说投给《阆苑》,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投稿。

大约过了两个月,责任编辑侯国刚老师来信说,稿件留用但太冗长,将原稿中的一个章节单独拎出来题为《初恋》,于1988年春天在《阆苑》上发表。

1992年10月,《瀚海潮》发

表了我的短篇小说《杀夫》。这篇小说是我打工之余写的,我用圆珠笔在作业本上密密码码写了好几页,直接寄给《瀚海潮》编辑部。著名作家、《瀚海潮》主编井石老师特意给我回了一封鼓劲打气的信,字字情真意切。1993年,侯国刚老师在他主编的《诗生活》发表了我的两首诗。他给远在青海打工的我回信,勉励我别放弃阅读放弃写作。

现在想来,在青春遭遇风暴、人生陷入绝境时,我从没放弃我的文学梦。文学可以抚慰你在这人间烟火中无处安放